

史地小叢書

印度新志

陳友生譯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陳友生譯述

小史
叢書地印度新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張

小叢書印度新志一冊

(9700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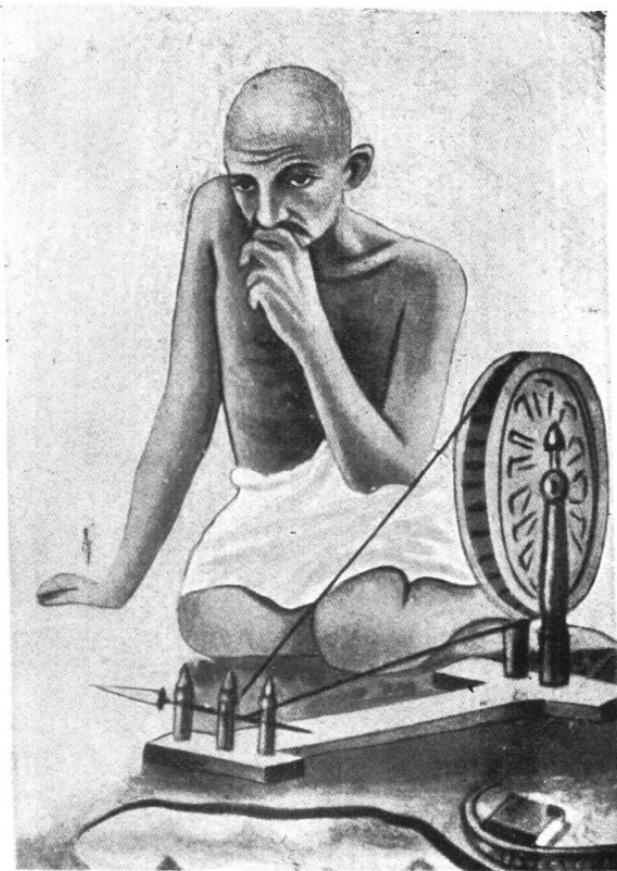
每册定價大洋柒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譯述者 陳友生

發行人 王雲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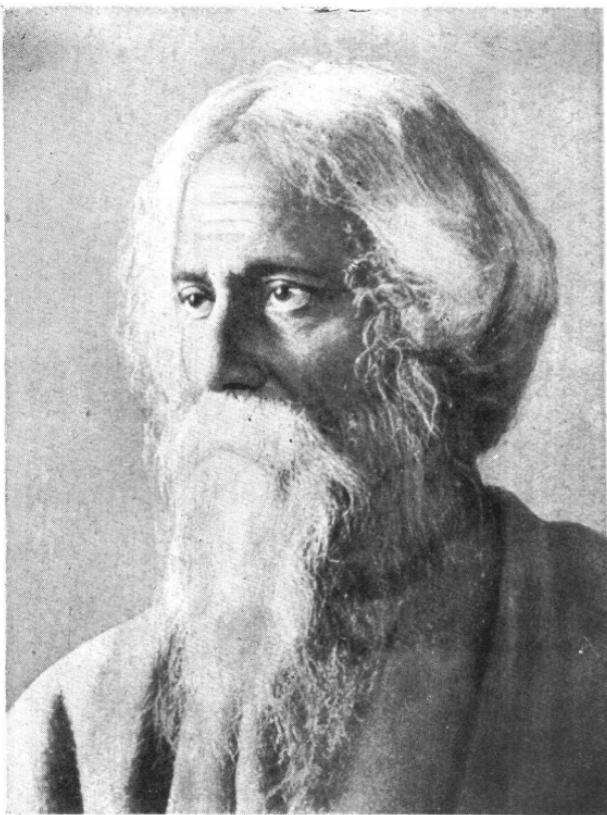
*****版權印翻有究必有所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



印度革命領袖甘地及其紡紗機

RWJ 326/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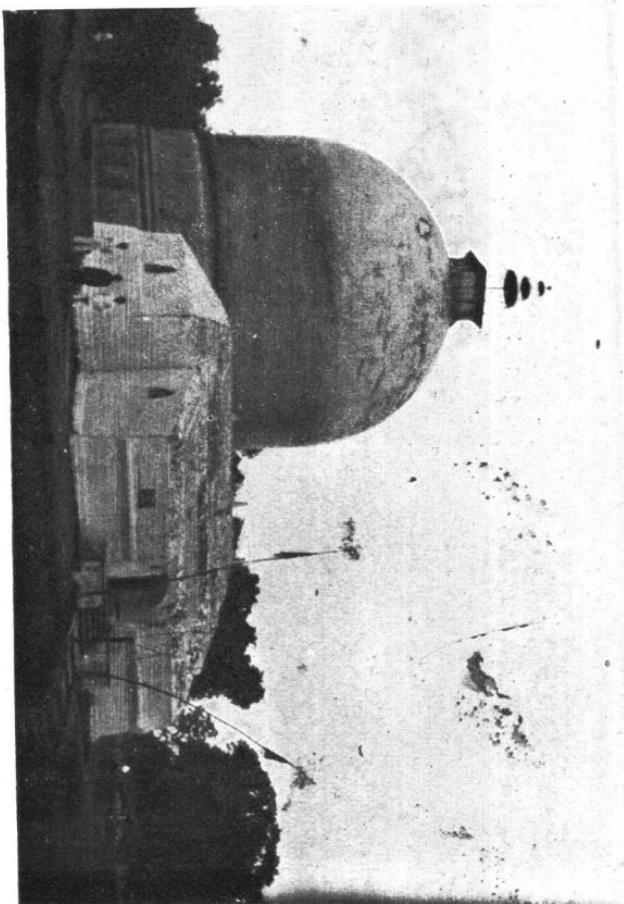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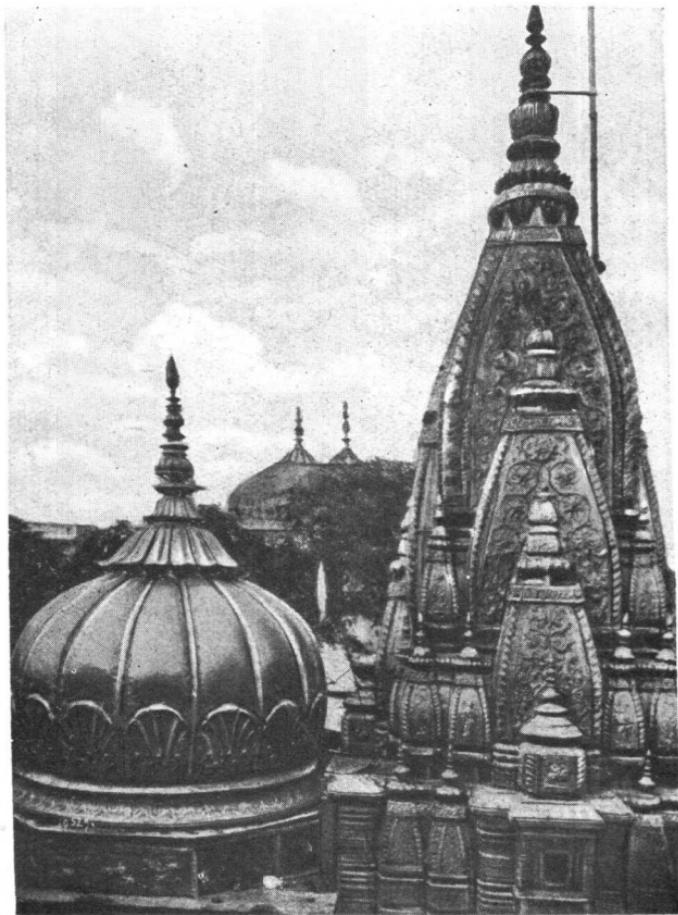
印 度 詩 人 太 果 爾



釋迦牟尼成道處之塔廟

釋迦牟尼涅槃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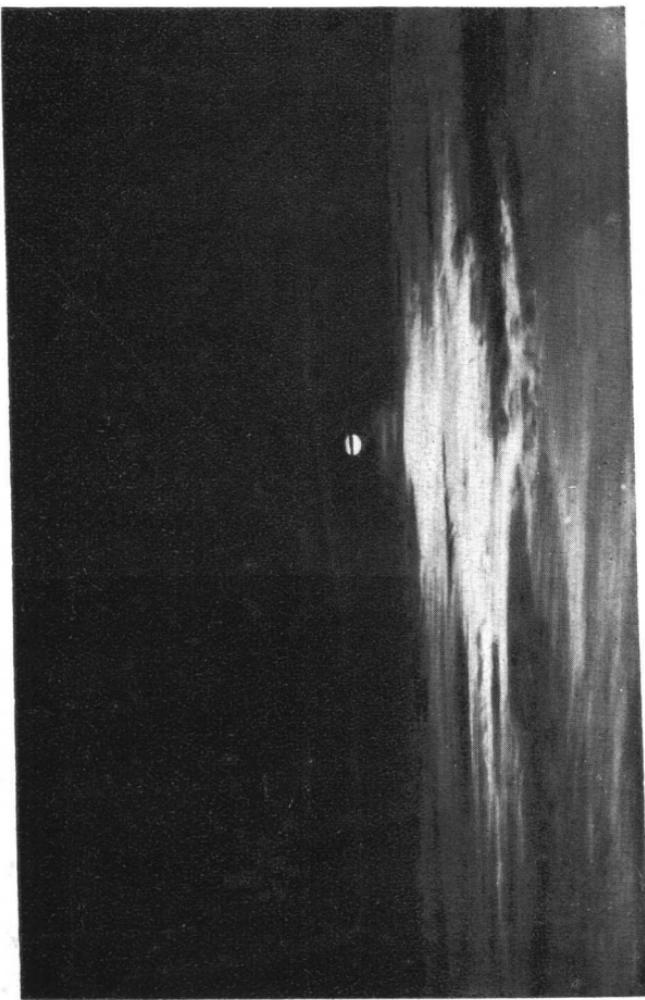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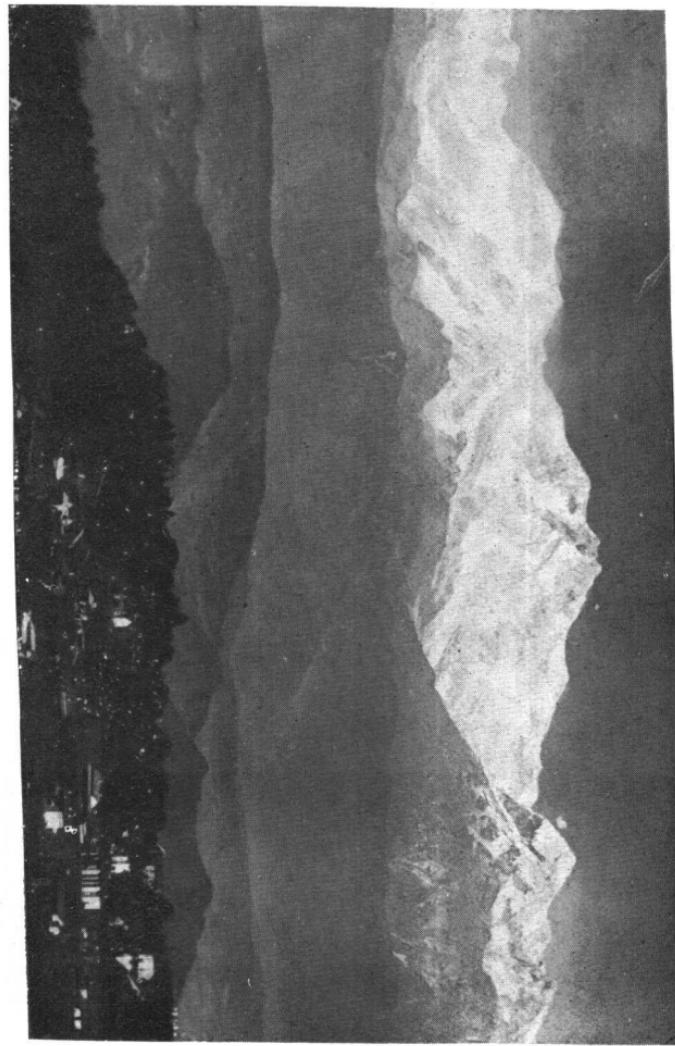
貝 納 勒 斯 之 黃 金 廟

喜馬拉雅山中之大吉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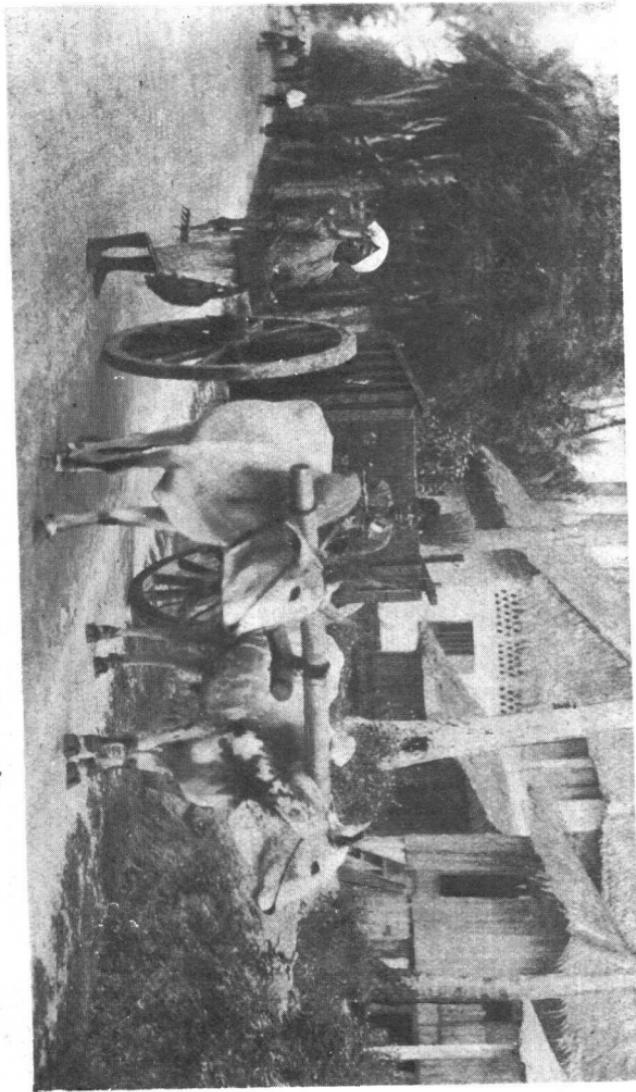
喜馬拉雅山中觀日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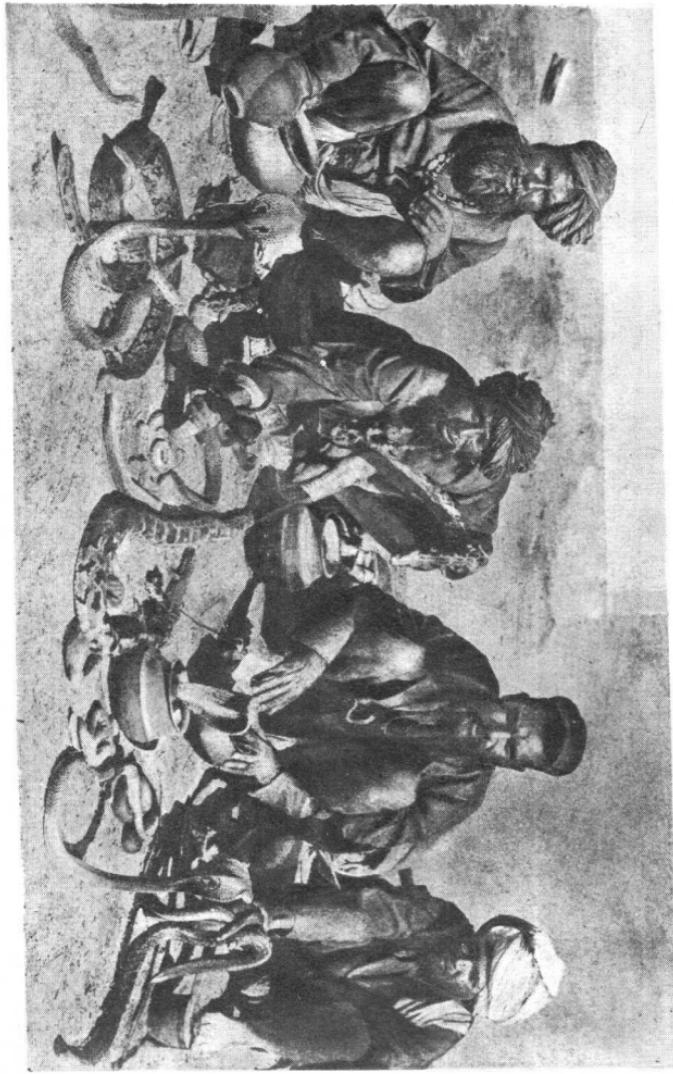


埃弗拉斯峯之積雪

印度通行之牛車



印 度 特 產 毒 惡 之 扁 頭 蛇



印度新志序

遠稽世界歷史，近察世界大勢；世界各國與中國文化關係之最密切而且重大者，實無過於印度。

中國與印度，同爲世界上開化最早之國家，亦同爲世界上歷史最悠久，文化最豐富之國家。漢唐之際，環繞吾中國者，皆爲吾中國文化所陶養，皆來學於吾中國。例如今日極力吸取西方文明突飛猛進之日本，其整個歷史文明，即皆由吾中國學習採取以去，即皆由吾中國文化撫養培植以成。然中國彼時，則又往學於印度；中國文明，則又爲印度文明所薰染。晉唐以後，中國古德之旅險投艱，以赴印度求學者，不可勝記。試讀高僧傳「高僧求法離長安，去人成百歸無十」之句，吾先人往印求學之熱誠與其經歷之艱難，可想而知矣。至吾中國文明所受印度之影響，尤大不可言。舉凡學術思想、語言、文字、美術、音樂，以及風俗、習慣、日用生活等等，幾無不爲印度之影響所及。且舉一二粗淺之實例證之：「佛菩薩」之名號，國人幾無一不知；而我「孔聖」之名號，反不若是之普遍也。全國

名山勝境以至於城市鄉鎮，幾無不見有「佛塔佛廟」，而我孔聖之宗廟，反不若是之普遍也。所謂「佛菩薩」之名號者，何？印度所由來也。所謂「佛塔佛廟」者，何？仿自印度而爲印度文明在中國之標誌也。近人只見知西洋文明及於中國之影響，然若以之與印度文明比較，則真微乎其微矣。且中國文明受西洋文明之影響，至今猶僅數十年，便已成焦頭爛額之局。中國文明受印度佛教文明之影響，則已二千年於茲，其間雖亦不無風波曲折，然而反對佛教文明者，皆畢竟自入於佛教文明之門。此真胡適之所謂「孫悟空的効斗畢竟打不出如來的掌心」。（胡適之在『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』中所採用西遊記上之故典。）至一般人所謂佛教文明在中國社會上所生之流弊，則係僅見其表面形式上之一小斑點而已。而其所給與中國文明之種種重大影響，則凡有知識者莫不承認。如是事理，國人焉可不特別注意！

惜乎晚近數百年來，中國與印度同因國情與環境之轉變，致使兩國過去之此種密切與重大之文化關係，漸由疏離以至於中斷。今日舉世皇皇，莫知所措；大難之來，急如狂風暴雨。試思其問題果何在乎？一般政治學者與政治家，往往認爲一簡單之政治問題；一般經濟學者與經濟家，往往認

爲一簡單之濟經問題，余則以爲實是一整個之文化問題。此問題將如何解決耶？由政治解決乎？由經濟解決乎？更由軍事解決乎？余曰：否！否！整個之文化問題，要由整個之文化以解決之也。然則此整個之文化問題，又將在何處解決耶？余敢曰：即在中國與印度。世界未來文化之前途又將由何處開出耶？余敢曰：即由中國與印度。解決此文化問題與開出世界未來文化前途之責任，又將由何人擔當耶？余又敢曰：必由吾中國人與印度人擔當之。蓋西洋文化之前途，今已行至山窮水盡之絕境。今日世界之險象，即全由西洋文化發達之結果。余敢斷言，今日西洋文化若不急急轉頭換向，則其前途只有死路一條。然而其又將如何轉向耶？其轉向於西洋文化之古代乎？不但事實不可能，且由之西洋文化即由其古代文化孕育以出。其將另闢荆棘草萊乎？毋奈其本身形質早已如是成就；此形質必得如此貨色。故今日之西洋文化，非由東方文化以藥治之與改造之不可。換言之，即非捨棄西洋文化之途徑轉向東方文化之途徑不可。所謂東方文化者，即中國與印度之文化也。且試更思之中印兩國文化之歷史，至今至少各有五千年；中印兩國文化過去對於世界人類之供獻，實非任何其他國家民族文化所可比。以如此悠久偉大之文化，而不從之以解決今日之文化問題

與開出世界未來文化之前途，將從何解決與從何開出乎？中國人數四萬萬有過，印度人數三萬萬又五千萬，合之則佔世界全人數之半。以如此廣大之人數，而不擔當解決世界文化問題與開出世界文化前途之責任；又其誰擔當乎？如是情勢，國人又焉可不特別注意！

個人不敏，竊不自量，因有感有見如是，特於七八年前，當國人爲西洋文化頭昏目眩而鯽赴東洋之際，獨效『白馬投荒』而出之印度。及在印度數年留居研究觀察之後，益覺所見不謬，而所信亦因之益堅。因是又行腳奔走，將中印兩國大德人士之共同信念，溝通聯絡，以追隨兩國大德人士之後，而發起組織一『中印學會』，區區微願，即欲以此一面，將中印兩國過去密切重大之文化關係恢復，一面並開創兩國更密切與更重大之未來文化關係；並由此以結合兩國人民共同努力，一面謀兩國民族文化自身之復興，一面即爲目前世界文化問題謀一解決，並爲世界未來文化開一出路。

孫中山先生曾反覆叮嚀：一者曰『聯絡東方弱小民族』，再者曰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』。所謂『平等待我』者，其關係必出於道義，而不僅出於利害。然而世界上真能與我作道